



数学学院 郭敬略 / 摄

国庆还乡，盘桓月余。秋风过处，村中老树固执地不肯落叶。雨后，叶隙间露出粉红色的瓦檐，湿漉漉地连成一片，像一扇巨大的屏风。屏风背后，传来那阵熟悉的二胡声。

拉二胡的人，我不知道名字。我们墙头相邻，两条街巷之隔，说远不远，说近，却也从无交集。每当午后艳阳退去，他便坐在自家屋檐投下的半边阴凉里，用灰黑色的弦音，静静地切割着自己与世界。

我对二胡一无所知，听不出任何曲牌名号，却能笃定他拉的是哀曲。那调子总是先“咯噔”一下，像是心被揪紧；随即是急促的“噔噔噔”，仿佛无处可逃的踱步；最后旋律舒展开来，像拉大锯般来回往复，在将到未到之际奋力一拨——却总也拔不上去。像有巨石压在壶口，满腔的蒸汽在壶内翻滚、冲撞，最终化作无声的叹息。

一次我路过他家门。他正抱着二胡，细长的脸上挂着稀疏的山羊胡，两腮遍布青红的老年斑。他整个人像是缩在曲调里，一只手来回地拉，身子也随之微微摇晃。

他像一架古老的机器，一个上了发条的音乐盒。眼睛

直勾勾地望着前方，似在出神，可手下流淌的曲调却分毫不乱。

这定是一位老乐师了。想必从童年起，这琴便长在了他手上，岁月将曲艺熬成了肌肉的记忆。我心底泛起一丝惋惜：如今已没人听了。即便是红白喜事，也流行起白色的婚纱与崭新的进行曲。他就像一台过时的收音机，功能依旧，却再也寻不到听众。

一曲终了，他默默收起板凳，转身回屋，仿佛与这外界，仅剩这二胡的一点牵连。村里常有零散的高龄老人聚坐，他们连打牌的力气也无，只沉默地相互陪伴。但老乐师从不在此列，至少在我眼中，他永远是一个人，用那把二胡，独自

对抗着无边的寂静。

我见他的次数不多，也从未见他笑过。他同村里大多数老人一样，被城市的浪潮卷走了儿孙，又被儿女的孝心“夺”去了耕耘一生的田地，只能在清闲里，独自数着太阳的东升西落。可我却又觉得，他是其中不同的。他还有二胡，还有这两根能言善辩的弦。在原本注定孤寂的屋檐下，他依然为自己，找到了一片回响的天地。

二胡

□ 文法学院 杜汕昊

庐山行吟三叠

□ 外国语学院 庞燕宁

山水之叠

人文之叠

寅嶺之疊
黃山領事館前，
一席松蔭，
滿園桃李，
細微更見，
願將此景，
共繪山科，
明旦新。

寅嶺之疊
黃山領事館前，
一席松蔭，
滿園桃李，
細微更見，
願將此景，
共繪山科，
明旦新。

冥冥中，莫名的牵引

□ 数学学院 赵秋兰

窗外的雨声停了，世界万籁俱寂，从睡梦中醒来的我，陷入了迷思……

总感觉冥冥之中有莫名的牵引，我们才来到此时此刻，是前世的遗憾，还是来生的祈愿，都让你我在今生今世这样的活过一次。

内心深处好似有万丈豪情，有烈焰，有滚烫的岩浆，它们一直被深埋被漠视被遗忘，一朝得见天日，就有改天换地的威力。就像有一天，我经过一棵树，它如此平凡不张扬，毫无特别之处，可你不会知道多年后有一双手抚过，有一个臂膀靠过，有人在它面前流过眼泪。

比如星空，比如蓝天，你无数次仰望不知道寻找什么，历史长河中有很多人与你一起仰望过星空银河，与你惊叹过蓝天白云的澄澈，而瞬间的定格却一定是独属的特别。

幼时我畅想过幸福的模样，年少时我

憧憬过爱情的力量，我也感受过快乐的嬉闹时光，一切的美好在眼前飞过，我以为他们只是与我匆匆擦肩而过，你却告诉我这是重逢。你踩过的泥土，你躺过的马路，你坐过的长椅，你倾诉的话语，你做过的美梦……这些琐碎而珍贵的日常，构建起生命，就像指引未来的光，驱散黑暗。

当我偶然走过一个地方，心中升起莫名的思想，想深入其中了解，你好奇地张望，这些未了的情结将牵动未来人生的方向。一个非常普通的夏日，一次偶然的相遇，一瞬间的火花绽放，随之便熄灭了。你把这看成是不起眼的瞬间，就像蝴蝶轻轻扇动的几下翅膀，但它带来的可能是生命旅程中的飓风。

年幼在父母身边，心声总是被认真倾听，离家后当你尝试倾诉，你常发现对面的人会分神会打断会听不懂，那时候你会想，一个愿意倾听的人人会是什么样？一个能交谈思想的人在何方？于是，你一路追寻一路失望，等你终于不再期待不再抱有幻想，不停把心声诉诸笔端的时候，磁场改变了，味道改变了，世界也改变了。

越追寻越虚无，越放手越满足。

你躲避着喧嚣，你远离着吵闹，你不愿把自己置于虚浮泡沫，你以为自己的坚守终将是一场寂寞，一朝揭露谜底，你所守护的一切终将守护你，你所珍藏的一切终将珍藏你，你所失去的一切终将回归你手。那些暗夜流过的眼泪，那些被辜负的热望，那些被指责时受的伤，那些柔弱时的刚强，那些委屈时的隐忍，那些藏于内心的眼泪，我以为，终将消失于无形，却早已铭记在风中，成为未来的奖赏。

千万次的叩门声，我以为这次也是寻常，却发现这次不一样，我要感谢自己不曾厌烦也不曾绝望，才有了这次得到答案的机会。

我得到的答案有四个字：人间值得！

借一片银杏，问前路方向

□ 计算机学院 纪云云

秋风吹起来的时候，校园的银杏先有了动静。夏末那片深绿还没散尽，叶子的边缘就悄悄黄了些，像被太阳晒得久了，透出点暖来。起初只是星星点点藏在叶丛里，得仔细看才能发现，直到有同学路过时随口说了句“银杏黄了啊”，秋意就像被点醒似的，顺着枝丫慢慢铺开。

没几天，黄就深了。叶尖先染透，再往叶柄处漫，最后整片叶子都成了明晃晃的黄，像晒干的薄脆。风一吹，满树叶子哗啦啦地响，不是春天新叶的软嫩声，也不是夏天密荫的闷声，是秋里特有的清爽劲儿——像手里摇着小扇子，又像谁把细铜铃挂在了枝头。穿正装的同学匆匆走过，金黄的叶子落在他肩头又滑落，像给奔波的脚步镀了层光。

午后总爱往银杏树下走，看着往来的身影，心里总绕着些说不清的慌。铺了层薄黄的地面，踩上去软软的。慢悠悠的声声脆响，倒比自习室的时钟更磨人。我弯腰捡一片，叶脉像张细密的网，圈着太阳的温度，也圈着我的迷茫——看着他们步履匆匆地奔赴前方，我选这条路，真的对吗？把叶子夹进专业书里，暖意在指尖留了会儿，可焦虑还在，像叶隙里漏下的碎光，晃得人没着没落。

教学楼旁的银杏到十月末，黄得像要把整个秋天都装下。路被叶子铺成软乎乎的“河”，学生们在“河”里走着，有人举着手机拍，想把这转瞬的美留住；有人用叶子拼“上岸”的字，眼神亮得像有光；长椅上的人对着电话说“我再试试”，语气里满是笃定。我混在人群里，手里攥着没看完的专业书，看着他们明确的方向，心里的焦虑像潮水涨了又退——我的眼里只剩“不确定”三

个字。风卷着叶子擦过脸颊，凉丝丝的，却吹不散心里的拧巴，只好跟着人流慢慢走，踩着落叶，沙沙作响，像在给自己找个伴儿。

可银杏从不管人的慌。它的黄是慢慢来的，从叶尖的浅金到整叶的浓橙，得熬过早秋的凉，躲过骤降的温，才把最夺目的颜色亮出来。起初它也只是零星的黄，像此刻迷茫的我，不知道哪片叶会先染透，哪根枝会先成景。它不像枫叶急着红透，也不像菊花躲着寒风，就那样不慌不忙地，把每片叶子都养出自己的黄。我盯着枝头发呆了好久，忽然想起刚入秋时的绿，原来连这么亮眼的风景，也是从“不确定”开始的。或许焦虑本就躲不开，像银杏要经历秋凉一样，我也得带着这份慌，先把当下的每一步踩实。

一场秋雨过后，地上的叶子又厚了一层。环卫工把叶子归成小堆，露出的道路湿漉漉，可走在上面的人没停。我踩着湿软的金毯，手里的专业书被雨水浸得温热，忽然懂了银杏的心意：它从没想过要一下子黄透，只是每片叶都认真跟着季节走；我也不着急找到答案，先把当下的事做好。那些怀疑与焦虑，就像银杏经历的风雨，不是阻碍，是让往后更灿烂的养分。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就学着银杏那样，安安稳稳地拥抱每一个当下，说不定某天回头看，迷茫的路上早已落满金黄。

风又起，叶子接着落。伸手接住一片，它在掌心轻轻地颤，暖意驱走了点焦虑。这时候，秋意正浓，银杏正黄，迷茫还在，可心里却多了份踏实——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，就是对未来最好的回答，就像这银杏，认真过好每个秋天，自然会有属于它的绚烂。

是秋兰，还是小双啊？

——《我有岁月可回首》读后有感

□ 土建学院 仲济涛

不知怎的，读完赵秋兰老师的大作后，印象最深刻的竟是这样一句普通的话，于是不假思索拿来了题目。这是赵老师回故乡时老家的乡亲们常问的一句。几乎是在读到这句话的同时，我就瞬间穿越到了自己的家乡。太像了！乡亲们说话的模式太像了！

负笈异乡多年，在老家的日子很少，那些看着我们这帮晚辈长大的乡亲们，不知不觉都耳眼花、步履蹒跚了。有时在路上遇见，需要大声打招呼。老人家停住拐杖，缓缓抬起佝偻的身子，费力地仰头，蓬乱的白发下终于露出两只不再清澈的眼睛。眼神里先是迷惘，再是回忆，然后那“硕果仅存”的嘴巴颤巍巍地挤出一句：“是刚，还是亮啊？”刚是我大哥的名字。

写到这里，我都要流泪了。请相信我，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，80 多亿人口，你休想再在其他的任何地方，任何人嘴里再听到这句地道的乡音。这句话是一个孤本，这句话等同于故乡。

好，煽情就此打住！说回赵老师的书。

提起赵老师赠书的过程，小小魔幻。记得那是夏季的一个夜晚，都十点钟了，还差 3 分钟就能见到周公的时候，一个微信消息把我拽了回来——赵老师要送我书。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：赵老师真行！没把我当外人！哈哈……好在是夏天，短衣短裤，和衣而眠，一骨碌爬起来就是。在约定的 E 区广场跟赵老师简单聊了几句。原来赵老师那会儿正在清华大学访学，只是抽空儿回来几天。时间紧迫，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。现在已读完全书，对书中的女主有了更深的了解。此时再回顾赵老师“深夜赠书”的情形，我已完全了然——符合赵老师做事的风格：外柔内刚，敢爱敢恨。放在古代，想必是一位侠女。

《我有岁月可回首》这本书，赵老师大致分了三部分：诗歌、散文和回忆录。诗歌内容涉猎广泛，写爱情，写风景，写故乡，写父亲，写小确幸，写三尺讲台……有的诗我喜欢其中的句子，“你不离去 / 世间的奔波才有意义 / 坚信的唯物主义 / 解答不了团聚与别离的玄机”，这是写父亲的。“琴音并非为我们而奏响 / 麦穗也不会收进我们的谷仓 / 教师的名字从来不代表辉煌”，这是写教师的。有的诗我是整首都喜欢，比如《送给妳》《不配得到的幸福》等，既言之有物，又有诗的韵味。

散文部分则主要是写生活感想。书中《世间唯有你好》一文里，赵老师提到有天晚上独自出来散步，因为二宝由爸爸照看一会儿，老大基本独立了，“难得的独处时间，感觉幸福得要笑出声来”。读到此句时，我几乎都要替赵老师幸福得笑出声来了，哈哈……同为二宝家庭，那种“连轴转”的日子里外面喘口凉风都倍感舒畅”的心情我深深懂得。《不愿分享的时光》一文里，赵老师末尾说：“中秋是大家的，也是我的，祝我生日快乐！”读到这句的时候，我正和大宝在科大的图书馆看书，而那一天，正好是中秋节！真是巧妈给巧儿开门——巧到家了。于是果断给赵老师发了一个生日祝福，果然是！《在人生的缺憾中寻找爱的真谛》里，赵老师有一句，“如果异乡接纳你是因为你的优秀，那么故乡接纳你只是因为你生自这片土地”，像受了委屈后得到母亲的温言抚慰，我几乎哽咽。正如赵老师所说：“故乡，是一个宝藏，藏着生命最初的岁月，对他人无益，对本人无价。”《我们是什么样的中年人》一篇里有这么一句，“这一路走来，我们的心灵花园逐渐有了层次，有了各种各样的花朵，也有很多美不胜收的小角落，我们也有不同的侧面展示多彩的人生”，这段话赵老师像在单纯抒情，但我却很喜欢，尤其那句“我们的心灵花园逐渐有了层次”。作为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自己，已真切感受到心境的变化和感情的层次。孔夫子说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。圣人就是圣人，拿捏如此准确！

最喜欢、最惊心、也最满足自己八卦心理的是第三部分：回忆录。在书的扉页上，赵老师的赠言是：“眼睛看不到的地方，文字可以到达”。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对回忆录部分的读后感受再恰当不过了。是的，到达了，全都到达了。

回忆录主要讲述了赵老师从小学到大学，到工作，再到结婚的点点滴滴。有求学的艰辛，恩师的教诲，友情的纯真，爱情的甜蜜，工作中的成长……作者在文中有笑有泪，读者也跟着有笑有泪。那个直接对着水龙头喝水又屡教不改的小秋兰让我笑到缺氧；瘦弱的小双缩在角落里、退学不念的场景让我黯然神伤；初中复读那年突然回头的“浪子”让我敬佩不已；和来自四川的那个他风雨同舟的深情让我心怀激荡。读到赵老师因煤气中毒眼神涣散时，我手心直冒冷汗；读到母亲卖掉赵老师的长辫维生时，我又倍感心酸；读到“当所有的人都说你不好，不要忘了那段丑小鸭的日子”，我觉得赵老师真是人间清醒；让我着实吃惊的，是数学系毕业的赵老师竟参加过中文系的考研！

回忆录中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赵老师破庙复读的那段经历，读完后差点走不出来。那一年，赵老师姐妹五个的境况是这样的：一贫如洗的家里，大女儿（赵老师）在复读，二女儿面临小升初，三女儿不满周岁就被抱到姥姥家喂养，四女儿刚出生三天就不知道被抱到了何处，小五将在半年后出生。一晃二十多年，我又读到了赵老师 2020 年的文字：老大博士毕业、儿女双全，老二工作标兵、儿女双全，老三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在读，老四大学毕业结婚即将有二宝，小五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在读、准妈妈。即便现在只是在敲读后感，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。人家赵氏姐妹苦尽甘来，我这个外人竟也“咸吃萝卜淡操心”地跟着喜极而泣。关于老二到老五成长至今的境况，赵老师“车轱辘话”般在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及，一个妹妹一个妹妹地挨着念叨，如数家珍。

长姐如母，在父亲去世后，作为老大的赵老师一肩挑起母亲，一肩挑起 4 个妹妹。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能有今天的造化，除去妹妹们懂事上进外，老大姐不知道要付出多少！写到这里，向胸藏锦绣、坚忍不拔的赵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

末了，说个小插曲。读完赵老师的回忆录后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于是想去翻一下赵老师的朋友圈。自从有了二宝以后，每天忙到起飞，于是关闭了微信朋友圈入口，一眨眼都三四年了，时光啊时光。在赵老师的视频号里，翻到一个让我喜出望外的视频。视频号里，赵老师和一个美丽的姐姐在跟着伴奏唱《我只在乎你》。那位姐姐挽着赵老师的胳膊，很亲密的样子。两人一边跟唱，一边随着音乐轻轻地摇晃着。后知后觉的我应该早就意识到，除去家人，怎会有这样的和谐！果然，评论区有小伙伴儿问：“这是老几啊？”赵老师回复：“老二。”我像触电般打了个激灵，这就是书中的小双，双姐姐啊！

如果没看过赵老师的作品，视频号里的双姐姐，在我眼里顶多就是一个漂亮姑娘而已，然而实际情况是，我已经看完了赵老师的书，知道了双姐姐的经历。双姐姐在我心里就“生了根发了芽”了。如今一不小心得睹芳容，乖乖，双姐姐的一笑一颦，就格外地触动了人心。那一刻，粉丝看到爱豆啥心情我就是啥心情。真诚祝福大姐赵老师和二姐双姐姐像视频号里一样，永远笑靥如花，永远幸福！

末了，有个小疑惑想当面问问赵老师：书中那个扎着麻花辫、绑着红纱巾的小姑娘，她后来的先生，真的染过红头发吗？哈哈……

